

尊敬的諸位貴賓、諸位長輩、諸位學長們，大家早安！俗話講「天下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」，學習立定了遠大的目標，我們每個禮拜都有勵志格言。立了志，我們的每一天，我們的一言一行，以至於起心動念，都是為了往這個目標去邁進。只要跟這個目標是背道而馳的事情、言行就不做了，因為做了就浪費時間。勿使一秒鐘空過，時光有限，「一寸光陰一寸金，寸金難買寸光陰」。

而且人跟人的緣分是非常難得的，全世界有七十億人，能夠彼此相見，在人生當中都算是奇蹟了。七十億人是指人類，假如把所有的生命合在一起，這個數量有多少？大家有沒有去算過一個原始森林裡面的螞蟻有多少？您看這些含有靈知的動物是人類的多少倍？所以這一生當人很不容易，又在七十億人當中可以相見，這個都是很難得的緣分。俗話講的「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千年修得共枕眠」，這個話最重要的是讓我們珍惜彼此的緣分。珍惜，怎麼珍惜？不是每天膩在一起，一膩在一起就一起墮落了。以夫妻關係來講，「領妻成道，助夫成德」，這個叫惜緣。要「領」，怎麼領？我們得有真實智慧。一個人不勇猛地提升自己的智慧，他那個惜緣是嘴巴上講的，有口無心，看行為就知道是有口無心。我們現在把功夫用在哪？巧言令色。話都講得很漂亮，心跟不上，事情也沒有做。我們很冷靜，比方我們去年規劃要學習的經典，今年已經到十二月了，做了多少？「明日復明日，明日何其多？」可問題是我們為什麼不能勇猛？根源是志沒有真正立下去，對家庭、對人生、對民族國家的使命感沒有打從心裡發出來。一發出來，你時時刻刻不敢忘懷

，一沒有往這個目標走了，良心不安，那才是真正發心出來了。人與人這麼難得的緣分，我們要珍惜，我們得有智慧德能，才能幫得上對方。智慧怎麼來？立了志，照孔老夫子的教誨，我們學君子，「不知命，無以為君子」。什麼是知命？知道這一生對家庭、對社會、對國家民族的使命所在。我這一生到底來幹什麼的？很清楚。不然混混噩噩一過去，二十年過去、三十年過去了，百年異境，一百年很快就到了。

我自己想一想，看到現在青少年，十三、四歲，感覺好像那個日子才剛過沒多久，又想到初中那些同學、那些死黨，就像昨天一樣，怎麼已經二十多年了？假如沒有前幾天小學五年級的同學給我發個短信，「可不可以到馬來西亞看你？」我才回想我跟他認識已經二十七年了，快不快？還想到當年跟他一起去看電影的情景，就已經快經過三十年了，「寸金難買寸光陰」，太快了。知命，對家庭，要對得起祖宗，要從我們身上開千年不衰的家道。你說「哪有那麼容易？」孔子做到了、孟子做到了、曾子做到了、范仲淹做到了、曾國藩先生也做到了，這麼多人做到了，我們還不去效法他們，而且都有經驗了，那不叫自暴自棄嗎？如果都沒有人做到，還自己摸索，說做不到還情有可原。歷代都有這樣的聖哲人，我們都不肯效法，那志就沒發出來。所以《弟子規》最後一句話很重要，「勿自暴，勿自棄，聖與賢，可馴致」。其實我們走在修學的路上，浪費最多時間的是什麼？否定自己，好多念頭都在那裡，提不起勁，還得要人家充電。今天聽了課，比較有電力，兩天以後又要充電了，不知道自己就是發電器、發電機。有明德、有本善，自己就是發電機了。要啟用它，怎麼啟用？但以妄想分別執著不能證得，只要把習氣去掉，撥雲，本有的智慧、陽光就透出來了。智慧不是外求的，是自己本有的，要去掉障礙。

所以知命是知道這一生怎麼改變自己的命運，怎麼成就自己的慧命，自己很清楚。諸位學長，你們有沒有信心改變自己的命運？有。不要說遠的，就說昨天、今天，有沒有辦法讓自己法喜充滿？你連今天都不能保證，你還能保證未來嗎？「達摩祖師傳」裡面講，「你連你現在的處境都不清楚，你還能保證你以後可以當王嗎？」未來跟現在是分不開的，我們目標很遠大，每天煩惱叢生，那是不可能達到的。欲知將來結果，只問現在下的功夫。智慧怎麼來？煩惱輕，智慧就長。所以改正習氣、改掉習性是成就慧命、改變命運的大根大本，「改習為立命之基」，改掉習氣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，進而改變他人的命運。比方我們習氣不改，第一個，我們自己沒辦法提升，第二個，我們一接觸人，有一句話講，「學好終年不足，學壞一日有餘」。在學習性的東西，一學很快就會；好的東西要學很久，慢慢的自己才提得起這樣的心態。比方我們現在探討一個問題，我們都很尊重師長，師長的哪一個優點我們已經學到了？三年、五年、八年了，學到哪一個優點？學好不容易，學壞一天就會了。我記得念初中、高中的時候，看電視講粗話，到學校，男同學之間為了表示彼此交情很好，打招呼用粗話的都有，一次就學會了，學壞這麼快。我們今天假如負責一個地方的教學，我們傲慢沒有調伏，每天跟著我們的人會不會學到傲慢？我們觀察到，一個領導只要脾氣大、只要強勢，他底下的人不出一個月決定有他的影子。

所以不要急著要去利益人，首先要在自己的習性當中下功夫，甚至於我們的每一個表情有透出傲慢，透出脾氣、強勢，都會感染身邊的人。身邊的人假如很有判斷力，他不受影響；他沒有判斷力，因為他很崇敬你，你什麼他都學，不知不覺。甚至於底下的人說，「只要是蔡老師講的我都覺得是對的，我就聽蔡老師講」，這個

話對不對？這個話挺有殺傷力的。他們都聽我的，都聽我講，沒有冷靜一點，名聞利養就上來了，這叫搞情執、執著。因為敬重一個人，到最後偏頗掉，看不清楚了。跟大家講「慈悲三昧水懺」的一個內容，悟達國師十世高僧，不是開玩笑的，我跟悟達國師比是十萬八千里。我二十幾歲以前還幹了一大堆荒唐事，悟達國師十世都是高僧。皇上送給他一個檀香寶座，他起了歡喜心，覺得自己不簡單。他是唐朝的悟達國師，十世以前漢朝的袁盎就是他，袁盎建議皇帝（那時候是漢景帝）殺晁錯，是他建議的。他也沒私心，那時候也危急，可是畢竟把晁錯給殺了，跟晁錯結了這個惡緣。晁錯的靈魂跟著他，要報他這殺害之仇，跟了他十輩子。他修得好，身邊有護法神護著。可是到第十世了，皇帝送給他這樣一個檀香寶座，他起了貢高我慢之心，就墮落了，護法神沒有了，那個冤魂就進了他的腳，長了個人面瘡，差點就沒命。

這一部戲大家印象深不深？（聽眾答：深。）那對自己的啟示很大。他也是廣結善緣，他曾經敬重老人，看到一個很可憐的老人，他幫他醫治他身上很重的傷，他還幫他吸出來，跟這老人結了個善緣，這個老人就是當初佛陀的大弟子之一，迦諾迦尊者。尊者告訴他，「你以後有困難到這裡來找我」，沒結這個善緣，真遇到狀況的時候也沒人幫助。所以後來去找了這個尊者才化解了冤業。在佛門裡面有一本「慈悲三昧水懺」就是化解這些冤結的，這個典故是從漢朝開始的。我們現在年輕，基礎都還很差，這些讚歎、恭維的話一聽，很容易就倒了。我們看《群書治要》啟示也很大，在魏文侯那時候，戰國時代，魏文侯是國君，一國之上，他有一天在那裡自己哼著歌，他說到，他最高興的就是所有人都聽他的話，沒有人敢違背他，就唱。突然，唱得起勁的時候，那個樂師，以前樂師為了讓自己能創造出更好的曲子，把自己的眼睛弄瞎，這樣他的耳

朵會更專注聽，他才能突破造詣。為了利益老百姓，用更好的音樂供養大眾，寧可犧牲自己的雙眼，古人那種精神是很可佩的。剛好聽到魏文侯在唱這個歌，他因為眼睛已經看不到了，他聽著那聲音，因為他在彈古琴、在奏樂，文侯在那裡哼的時候，他就抱著古琴往文侯那個方向衝過去。因為太突然，所以當下文侯也一下子被他驚嚇到了，然後趕快閃開，可是這麼一閃也是很驚慌，自己就倒在地上，師經（樂師叫師經）也倒在地上，兩個人都倒在地上。

文侯還有一點回不過勁來，等心神定下來了，很生氣，對著身邊的人說，「衝撞君王的人該當何罪？」旁邊的人說，「他的罪該活活把他煮死，以下犯上」。「好，執行！」兩個人把師經帶著要去行刑。師經說，「國君，我就要死了，可不可以容我講兩句話？」文侯說，「你說」。他說，「我剛剛聽到有人說，他最高興的就是所有人都聽他的，沒有人敢違背他。我聽到這個話的時候，想起我的祖先、我的這些前輩們告訴我，說夏桀、商紂這些暴君，都是所有的人都要聽他的，他不接受別人的勸諫。我剛剛一聽到這個話，以為是夏桀跟商紂。所以國君，我是要去撞夏桀跟商紂，我不是要撞你」。當下魏文侯就說，「把他放了，不是他不對，是寡人不對」。因為他太緊急了，一下倒在地上，他君王的帽子都摔壞了，前面那些玉串都灑地上去了。他說，「這個帽子不要修了，我每天帶著它就想起師經對我這段勸告。師經手上的古琴摔壞了，把那個古琴放在我們城牆上，讓天下人都看到我的過失，所有的臣民來提醒我，不可以再犯同樣的過失」。文侯從小讀經書，他有反思的基礎，請問諸位學長，我們現在遇到境界，是自己的脾氣先上來，還是經典先上來？如何讓經典先上來，而不是脾氣？我們不老老實實薰習，正念怎麼提得起來？真遇到事了，還是強勢作主、傲慢作主。我們現在冷靜想一想，這一、二個月，誰的勸諫我們聽了？聽了

，我們改了嗎？只有聽沒有改叫應付，比沒有聽可能還更嚴重，為什麼？他把功夫落在表面上，都不改，變成做樣子給人看，那變虛偽了。

我們現在修行有一個很大的瓶頸，都修到表面上去了。巧言，話都講得很好聽；令色，表情都很恭敬，內心沒有真正的謙卑。所以修學路上關卡真的是非常多，以我自身來思考，第一個，我在公務員家庭成長，又是教書的，社會的閱歷不足，要帶領一個團體需要跟很多前輩學習，所謂「聞道有先後，術業有專攻」。我們現在學傳統文化有一個不是很妥當的心態，好像學了傳統文化就是最厲害的，學了傳統文化好像什麼都會，這個是變成傳統文化的光讓我們形成一個傲慢強勢的態度，變成好像不主動請教，連跟我們不同領域的也不怎麼主動去請教，不好學。比方管理，我們現在很多各地負責的人，不見得在企業界學過管理，不見得有很豐富的管理經驗，可是我們去請教過管理能力很高的人了嗎？假如沒有，我們所有的恭敬不還是全部落在表面上嗎？什麼時候恭敬？看到人的時候恭敬，真正遇到事的時候並不好學。所以很多我們本來處事的慣性、習氣都要用功夫把它去除。「德不廣不能使人來」，人與人是靠感應來的，用德去感應，不是硬去拉人來的，不是把排場話講得很好，然後把人引進來。你把人引進來了，能成就人、能護念人嗎？「量不宏不能使人安」，度量不夠宏大，你沒有辦法包容別人的不足，都是盯著人家的缺點看，最後就排斥人。怎麼護念一個人成長？度量要大。

諸位學長，您在一方負責，有沒有你身邊比較親近的人，你講了一句不妥當的話，他馬上敢跟你講？這個很重要，這個就叫做風，叫直心是道場。你最親的人都不敢把你當下的問題告訴你，「直心是道場」怎麼建立起來？怎麼落實「善相勸，德皆建」？只要是

為團體好、為對方好，可以爭得面紅耳赤。開會的時候，你開會不把問題講清楚，以後不是繼續犯嗎？以後犯了，浪費的是團體、大眾的人力、物力、財力，現在是要顧及對方的面子舒不舒服，還是顧及眾生、顧及大局？我們現在學是順人情，還是順大眾的利益？這個天平要秤好，不以人情做公家的事情。孔子有一段話很好，「君子於為義之上相疾也」，只要是為了道義，在那裡探討怎麼樣的觀念才是對的，有時候會探討得比較激動，那也是正常的。「君子於為義之上相疾也，退而相愛；小人於為亂之上相愛也，退而相惡」，把眾生擺第一位，把大眾的利益擺第一位，這才是真正愛護對方，愛他的面子是害了他。魏徵愛的是唐太宗流芳千古，而不是為了他一時的高不高興，所以才有「貞觀之治」。所以「在為義之上」可以探討，可以有不同的看法，大家一起把事情講清楚、釐清，我們不怕講不清楚。為什麼？依法不依人，依經典的標準。所以現在說「只要蔡老師講的都對」，開玩笑，這句話跟依法不依人一百八十度違背。我假如還覺得聽得很舒服，我只有到地獄報到去了。

給大家講，對我那些恭維之詞不要講出來，希望大家多保佑我就好了。因為我是站在鋼絲上面的人，一不小心就下去了。高處不勝寒，高處有險，低處有道。出了名，名者造物所忌，出名不好修行，為什麼？因為你太出名了，每個人都看著你，你就很容易做樣子給人家看，你就不容易打破自欺這一關。但是討論完之後，離開開會現場，絕不講對方一句不是，為什麼？為他好，怎麼可能去毀謗他？可是現在我們這些道義的正氣提不起來，剛好相反，開會的時候什麼都不講，開完會出來都在那裡抱怨。主管開會出來，最後都是說「他們態度不好，他們決定不好」，還講給底下的人聽，整個團體的凝聚力全部都沒有了。你說這些主管造的孽有多大？愈高位的人講錯一句話，罪業愈重，因為他影響的面愈大。我們現在是

地位愈高愈隨順給自己方便，太危險了。您看《孝經》天子章、諸侯章那些句子，「愛親者，不敢惡於人；敬親者，不敢慢於人」，絲毫厭惡別人的心都不能起，傲慢的念頭都不可以起。一個高位的人傲慢一出來，底下的人就寒心，那對組織的傷害有多大？別人愈尊重你，你愈戰戰兢兢，因為你要為他負責任，你要為自己的身分負責任，「諸侯章」講，「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」。

有一個地方的負責人在談論一件事情，他說到，「這件事就是我能夠辦得到，就是我的本事才能辦得到」。請問大家，你是他身邊的骨幹，聽到他這麼說，你會怎麼做？「是、是，就是你才能辦得到，你功勞很大」，講這段話有點像太監，諂媚巴結。一個領導者講這樣的話還得了嗎？你在一個地方能把事情辦下來，第一個，當地政府不支持，你怎麼幹？第二個，沒傳統老祖宗的教誨，你怎麼做？再說你講的全部是祖宗的話，又不是自己做到的，可是講出來的話貢高我慢，危險。旁邊的人再不提醒，愈偏愈大，「差之毫釐，失之千里」。結果身邊的人都被我們的習氣給嚇到了，都離開了，我們還不反省嗎？「沒關係，想跟我的人還多著，肯來的人還多著」，你拿著祖先的福報，順著習氣在亂花，還斷了人家學習的因緣、法緣，「不求有功，但求無過」。我們常說歷史是一面鏡子，我們從歷史當中體會到什麼處世待人的關鍵？幾乎每個朝代宦官都會亂權，身邊親密的大臣都會亂權，我們會不會？請問大家，我們的基礎比以前讀書人怎麼樣，弱還是強？弱。我們一被寵愛了，會是個什麼狀態，是戰戰兢兢還是恃寵而驕？歷史像一面鏡子在提醒我們，愈受到重用，愈為大局想、愈為領導者想，要敢於諫言，這是做一個臣子重要的本分，叫勸諫。我們見到領導，只挑好的講，實際情況都不敢講，那都還是諂媚。現在哪個團體說是都沒有問題？不可能的，傳統文化斷了那麼多代，怎麼可能沒有問題？不要



說別人有沒有問題，我們自己問題就很多了。

諸位學長，四十五天以後回到你的因緣，你會怎麼做？具體，我們明天課程研討討論這個重點。這很具體，不然大家抄了一、二本書回去，怎麼做？不知道。我們具體來談，怎麼思考？一句話，「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」，每一個思考都要在根本上，不然所做的事情徒勞無功，為什麼？沒有根，樹怎麼可能繼續長？遲早枯萎掉。沒有根、沒有務本，它沒有生命力，不可能長久。剛剛跟大家講的這一段，「小人於為亂之上」，看誰不順眼，有可能你在團體當中，你們兩個愈聊愈起勁，「對，都是他的問題，就是他」，然後就開始排斥他。慈悲在哪裡，真誠在哪裡？只要聊起來氣氛針對某一個人，當下我們就不在道中了，還有什麼好批評別人的？可是彼此情緒一調動，憎恨人的心都上來了，愈聊愈起勁，「對，他就是這種人」，然後就在團體裡面跟人對立衝突了。為亂之上，好得不得了，如膠似漆，可是真正剛好遇到兩個人利害衝突了，以前親密的人變冤家。諸位學長這一路走來多少年的過程，跟我們很好的道友、同仁，你現在有跟他很不好的，趕緊觀自己，內在的愛憎心太強了。這個東西不去掉，在團體裡只會增加人與人的衝突而已，決定沒有僥倖的，為什麼？心態不轉，每天遇到那麼多境界不現前嗎？「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為本」，我們的內心不恨一個人，對每個人，跟他相處都能馬上提起怎麼為他想，真有這樣的修養再扛責任不遲。我們現在瞎忙一大堆，對自己的習氣都調伏不了，還一直在增長。還自欺，「反正我做這些事都可以利益人，我不做就不慈悲了」，聽起來很好聽，還是在自己。不自欺，依照經典，君子務本，格物，物真的格了，心才能正，意才能誠，才能跟人交心。

我們再想到《大學》裡有一句話非常重要，叫「有德此有人，

有人此有土，有土此有財，有財此有用」，我們看這也是務本的次第。從家庭來看，組織一個家庭，最重要的是家道、德行，家裡有家道、有德了，你會感來好的對象。所謂「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」，所謂「方以類聚，物以群分」，同樣磁場會感應，有一句俗話叫「龍交龍，鳳交鳳，老鼠的兒子會打洞」。德為本，「德者本也，財者末也」，可是我們現在想，我們組織家庭也好、發展事業也好，把什麼擺在第一位？對方家裡有沒有錢？對方學歷高不高？有沒有穩定的工作？聽說是公務員，一個月收入多少？穩了，娶了沒問題、嫁了沒問題。現在人本末倒置的現象處處可見，我們自己不警覺，我們的思惟也會落成這個樣子。你看現在，「諸位學長們，我們這個地方的因緣歡迎大家的參與」，每次抓住每一個機會招兵買馬，怎麼樣？想要有人，問題是沒有德留得住人。請問大家，夏桀身邊有沒有人，商紂身邊有沒有人？有。紂有三個仁人，達到仁的境界，比干、箕子、微子，三個聖人，可是他不用，還殺。真的賢人去了，請問大家，魏徵在你旁邊高不高興，你要不要試試看？理論歸理論，理有頓悟，事要漸修。你看唐太宗，一提到魏徵還是有點害怕的。有一次他在玩一隻鳥，很高興，「報！魏徵來了」，趕快把牠悶在袖子裡面、悶在衣服裡面，怕被魏徵看到，又要說他幾句。魏徵何許人也？馬上就察覺其中有蹊蹺，故意在那裡愈講愈久，講得差不多，走了。皇帝鬆口氣，一出來，鳥死了，悶死了。你看，會怕的。

唐玄宗，大家只知道他安史之亂，唐玄宗之前是開元之治。我們五千年，盛世沒幾個，唐玄宗創一個開元之治，他也不簡單。當時他身邊的大臣張九齡、韓休都給他勸諫，他能接受。韓休給他勸諫，有一次他在那裡玩遊戲，玩著玩著突然想，「韓休知不知道？」他怕韓休知道又要寫奏摺、又要勸諫他。他才問旁邊的人，「韓

休知不知道？」馬上有人報，「韓休的奏摺來了」。他一看，「他又知道了，又罵我了」，他就稍微有點緊張。旁邊的人說，「皇上，這韓休太不像話了，讓您最近都瘦了好幾公斤，要治他的罪，他太不應該了」。為什麼那麼多直諫的官最後都被流放？叫眼不見為淨。你看蘇軾勸得最厲害，被貶到海南去。所以魏徵能遇唐太宗，這對一個臣子來講，他覺得是他人生最幸運的事情，要遇到這樣的皇上不容易。結果旁邊的人就諫言了，處罰韓休，都是他讓皇上瘦下去的，不安、不快樂。唐玄宗講，「雖然有些人講一些話我很喜歡聽，可是我回去冷靜想想，他講的不對，都講好聽的話，粉飾太平，都恭維我而已。每次韓休給我講，我當下也是很難接受，可是回來一想，這個對老百姓有益，雖然我已經瘦了很多公斤，瘦了我一人，肥了天下人，值得」。他的開元之治從這裡來的。可是最後九齡已老、韓休死，韓休去世了，張九齡已經病得不能起床，不能去給他勸諫了。明朝不復諫書來，明天等不到勸諫的奏摺來，結果誰來了？楊貴妃來了，從此君王不早朝，從一個盛世，最後差點把唐朝的國祚整個就斷滅掉了。後來是因為忠臣張巡、許遠死守睢陽城，才把唐朝的國土給保住了。

所以亂世就看到誰是真正的忠臣。真的有人才了，留得住嗎？沒有度量、沒有納諫的修養，留不住人才的。我們現在團體裡有沒有直諫的人？我們現在團體裡有沒有形成可以沒有顧忌的互相直言？當然，「規過於私室」，在直言的時候還是要為對方的面子著想，私底下探討。但假如是開會，彼此大家的共識是「對事不對人」，可是一定要把事情講清楚。當然您在講的時候可以先肯定對方的存心，但事情到底做得妥不妥當要探討清楚，才能「前事不忘後事之師」。您看我們在德行當中下了多少功夫？我們不是每天煩惱沒人、沒地方、沒錢嗎？都是這些東西。我有遇到一個負責人，他就

一直講，「錢從哪裡來？沒錢怎麼辦事？」你只要有德，人家送錢來給你做，好心的人太多了，為民族文化承傳的人太多了。但重點是，沒錢才有道，錢太多胡思亂想，會不會？會。我記得我那時候在海口，後來到深圳去辦活動，辦了兩次幸福人生講座，大眾捐的錢剛好付講座開支，付完還剩一千多塊，真好，剛剛好，不留錢才不會胡思亂想。錢太多了就在那裡想，要怎麼辦，要不要存銀行，還要幹什麼？想一大堆。所以以前教學的人連錢都不碰，不然影響他的清淨心，他得還去分配，挺累人。我們拉回來，務本就是在「德」上面。一個家庭，你找對象，德感了一個好的對象，有德此有人，你的下一代一定好，你們夫妻見和同解，有了好的下一代。這個「土」其實就是，在商業上是你的市場，在家庭裡就是你的道業、你的家業的承傳，甚至於你這個家對社會做更大的貢獻，你是社會的模範家庭，那你的社區不就是你教化的地方嗎？「有人此有土，有土此有財」，你有地方了，你家裡的財富、人才的積累都出來了。

「有財此有用」，你的人才跟錢財用在什麼？用在利益社會，用在提升自己的德行、培養自己的人才，錢要用在這裡，不能用在享受，一用在享受馬上墮落。我們弘揚文化的單位只要把錢用在享受，團體的人貪念馬上提升，吃住方方面面愈來愈講究，道就沒有了。道從哪裡來？「以戒為師」，一定要嚴格要求自己、要求團隊；「以苦為師」，生活跟低層人的享用差不多就好，人太容易貪著了。孔子講，「士志於道，而恥惡衣惡食者，未足與議也」。一個讀書人志於道，可是卻吃得不好，自己很難過、很難為情；穿得不好，覺得不敢見人，那就談不上論道。他的欲望還很重，一有因緣他就跑去追求欲望了，現在這個現象很多。他還很愛慕虛榮，到了一個團體去，這個團體還有知名度，他去培訓一個月，鑲金，出來

發光，「我可是去哪裡培訓過的」。諸位學長，我不是講大家，有點愈描愈黑了，可是我這個話必須講在前頭，我假如顧及大家的面子，那我還是在做人情事，我還得到地獄報到。我這句話不講，很多人可能就卡在這裡。一個人需要說「我爸爸是誰，我師父是誰，我曾經在哪個大學讀過書，我曾經在哪裡培訓過」，名聞利養跟傲慢已經上來了。拿這個東西出來幹什麼？你要達到什麼目的？日久見人心，你還怕人家不認識你嗎？而且愈學愈覺得不足，怎麼還會標榜？不敢提父母、不敢提師長，為什麼？怕羞辱了父母、師長，為什麼？我們德行還不夠。

人能弘道，是自己的一言一行跟經典相應，取得人家信任，不是藉由這些外在表相的東西去贏得人家信任，那都是諂媚、都是貪求。這麼怕別人不認同，那個「怕」不就是習性嗎，不就是求人家認同嗎？「人不知而不愠」，其實我們現在太多在意的全部都是習性、都是貪著，要看得到。我們現在看到的，他在某一個單位做過，出來了，他藉單位之名贏得人家信任，最後去工作了，要求工資要多少多少，都要聽他的。最後沒辦法了，把人家搞得問題很大，還不認錯，變成還拉籠人跟他一起走，你看這習氣當道，對文化的傷害非常大。沒有反思的能力，反而隨順習氣，都在搞這些，像鬥爭一樣，跟人家意見不同，趕快凝聚勢力要推翻對方，最後推不了還得自己走。反求諸己在哪？跑到十萬八千里去了，我對、我慢都排在前面去了。不著相很難，真的相當不容易。像我在大陸那幾年，特殊時期，我從事教學工作，然後又是行政工作，大家對我就非常尊重。尊重過了，連一些實際情況都不敢給我講，這個就不是真正的尊重，甚至於還變迷信了，說我什麼都知道，這個都要用理智去經營好五倫關係，不是用情執，不是用迷信。大家想一想，行政也是我說了算，教學也是我說了算，請問大家，我危不危險？很危

險。現在很多跟我接觸多的人，他們假如在各地負責，他也學我這個相，行政他也要說了算，教學他也要說了算，相當危險。行政跟教學都管，那是非常不得已的情況，可是一學相了，都是自己。一個人恭維多了、權力多了，他的習性慢慢就冒了，就很危險。

重點來了，我們現在在各地教學的人，我們也才這幾年開始學，怎麼可能我們所有的修養都具備了？而且我們現在的能力，行政跟教學都要做，基本上不大可能，精力有限、能力有限。所以這時候不是硬撐，甚至於不想下來，握有權力還是挺舒服的，都是自己說了算。這個時候要用至誠的心，趕緊去祈請一個有行政能力的人，來把行政工作接起來。再來，還要讓他時時提醒我教學的不足，我們整個教學的情況都要提寶貴意見。集思廣益，現在在團體當中太重要了，因為我們的基礎都不算是很厚，再不集思廣益，很多事情會看得很局限。而且在上位者都不是在第一線，客觀狀況沒有很清楚，決策一有差距了鐵定出狀況。而且這個差距愈大，第一線的人愈寒心，他覺得上面的人都不理解，傳上去的也都沒有反應，下情不能上達，沒辦法政通人和。教學工作是剛好我們在一些特質當中比較適合做教學，不代表我們的德行已經符合教學的條件，這些假如認知錯了就會出問題。因為我們假如覺得自己是老師了，可以當老師了，無形當中傲慢的習氣就會開始增長。而且一般能講課的老師都是口才比較好，口才好其實很危險，相當相當危險。這不是我說的，假如大家覺得是我說的，又說「蔡老師咒我」。孔子講的，「巧言令色，鮮矣仁」，「剛、毅、木、訥，近仁」。剛，非常有承擔；毅，堅忍不拔；木，樸實無華。口才再好，每一句話沒有一句虛的，都是真誠的話，只要有沒真誠的話，就不可能是樸實無華。訥是口才遲鈍，不善言語，為什麼他不善？他怕說了自己做不到，所以他講話比較保留，他不敢講過。

孔子弟子當中誰的口才最好？子貢。這個有味道，子貢問仁，很多學生都問仁，孔子的回答都不一樣。孔子說，「先行其言，而後從之」，先去做這些教誨，做到了再告訴別人。不要話都講得很滿，最後自己做不到，那你就取得不了人家信任，人家都不信任我們，就更談不上去幫助他了，這個機會點就錯過了。子貢口才特別好，孔子教給他，「你行仁道，首先要言行一致」，這個是給所有口才好的人最重要的提醒。大家注意，我們這麼大一個班，各路英雄好漢都來了，有一個情況，不善講話的人看到很會講話的人嚇得半死，心裡都有恐懼，那我們的好口才不就給人家壓力了嗎？但是大家冷靜看看，尤其我們口才好的人去看一下，口才不好的人很實在，你給他分配什麼工作他實實在在幹，一句抱怨都沒有。口才好的人很聰明，明明就是不肯承擔，還把話講得很好聽，他把功夫都用在言語上面，可是這些樸實的人不會這麼幹的。重點又來了，口才好的人看到口才不好的人，很少不傲慢的，瞧不起他。他的存心、他的修養都在口才好的之上，可是口才好的人就被傲慢完全給障住了，所以孔子這些話不得不讓我們省思。我們首先要打破以前的慣性，傲慢的慣性、看事情的慣性，覺得口才好是最好的優點。其實真正夫子講「剛毅木訥」是提醒我們要往這個方向去下功夫，還是要實在、樸實，學一句做一句。我們一羨慕口才好，其實我們所有聽課的目標全部用在這裡。

像我們講課的人不知不覺，所有聽課不是聽到自己的問題來改習氣，從頭聽到尾都是想著怎麼拿來講給別人聽。他所聽的課完全專注在怎麼抄下來，怎麼講給別人聽，讓別人服。這些東西都是直接就出去，有沒有到心裡？他沒有。沒有，心性怎麼會提升？都出去了，言行愈差愈大，為什麼？你愈講得好，人家愈恭維你，你愈認清不出自己，因為愈讚歎，你會覺得自己愈高。所以現在是險象

環生。一般以前修行要到阿蘭若，到什麼地方？連牛叫聲都聽不到的地方，心比較容易靜下來，慢慢靜心了，他有觀照能力。我們現在觀照能力不夠，統統每天要面對一大堆人事境緣，到底我們的心有沒有在道中，自己不容易觀照到。這段講完了，大家開始想，怎麼找一個牛叫聲都聽不到的地方把自己關起來？你有發這個願好，這是善願，說不定就有安排，還沒安排以前，安住當下。再來，想辦法，我感覺我們現在還有一個問題，修行都靠別人，自己不善用心去感受自己的狀況，去調整自己的心，調整整個自己的修學、因緣，不善。都是什麼？「蔡老師，你怎麼說，我怎麼做」，好不好聽？聽起來挺老實的。但是你這句話講出來了，第一個，百分之百信任了嗎？假如做著做著又不服了怎麼辦？第二個，做的過程當中有把實際情況在講嗎？「蔡老師這麼說，做！」然後都不講實際情況，一直做、做、做，做不對了，告訴別人，「蔡老師教我這麼做的」，他後面所走的錯全部我要負責任。中醫把脈怎麼把？這個藥你先回去吃兩天，兩天之後我再看看情況，是不是這樣？一帖藥吃三年，那個情況都不知道已經變成怎麼樣了，還說「我很老實，我就聽三年前蔡老師給我講的那個事情」。

君子務本，我們怎麼具備一個為人子的正確態度，怎麼具備一個為人臣的正確態度，怎麼具備一個為人、為聖賢學生、為老祖宗學生的正確心態？要主動匯報、要主動請示，不然我們有時候把信任變成什麼？變成想怎麼做就怎麼做，最後就變自作主張去了，那是不知不覺的。雖然還不一定馬上能找到阿蘭若的地方，這話還是要講，講清楚，不然我要欠大家，到時候一下課，「怎麼辦，阿蘭若在哪裡？」人有善願，天必從之，一定給你一個好好靜修的地方，因為你發的是真心。因緣是有一個過渡的，它不是馬上變的。我們有時候一發願，貪著的心就起來了，「怎麼還沒來？」急躁得不



得了。先穩住，怎麼辦？善友為依，自己讀經、聽經決定不能少，因為你愈聽經、愈讀經，你的心愈靜，你自我的覺察能力高，不要常常想著都是靠別人，師父領進門，修行要靠個人。自己的覺照之外，一個是受勸諫的態度，身邊的人都可以給我勸諫。當局者迷，旁觀者清，你有能聽得進別人的勸，你的危險性就大大下降了。剛剛這些態度都是什麼？遇到事情不是依賴，而是「寧為成功找方法」。我們依賴，我們所帶的人都依賴了，能成什麼大器？面對事情要自己有思惟的能力去找方法突破。現在可以靠一些在國內比較有威望的人，靠了以後不是聽他的話，變成恃寵而驕。「你們沒有通過我，接觸不到某某人」，那不是害了他嗎？所以人的貪著、情執不去掉，真的讓我們接近很好的善知識，有時候是吉是凶都還很難講。我們的心態要擺正，我們看師父講的，孟子學孔子，孔子已經不在世了，用什麼學？誠敬的心，我們現在不往內在求，都是往外攀求。

上節課跟大家談到《弟子規》，還是務本，我們這節課在談這個本當中，德是根本。我們建立德行的根，要依經典，依儒道釋三教的經典，而且是基礎經典，儒是《弟子規》，道是《太上感應篇》，佛是《十善業道經》，這個是根。這三個根的大根大本在哪？孝親尊師。不要小看這個「入則孝」，入則孝你完全入心了，完全記在心上不違背，我們的境界決定不斷往上提升。不要小看這只有短短的幾句話而已，所有的善根全部從這幾句話當中流出來，只要這幾句話沒有，善根就不可能增長。我們在學聖教當中有一個態度要注意，「君子居易以俟命」，居易以俟命是什麼？安住當下，盡好為人子的本分、盡好為人臣的本分，才有辦法修道。「小人行險以僥幸」就是學習的態度僥幸，想跳過去這些基礎，只要跳過基礎，怎麼修、怎麼用功，他就是提升不上去，這一點我們要認知清楚

。我們上次講到「父母教，須敬聽。父母責，須順承」，父母責罰我們了，我們應該順從父母的教誨，趕緊改過來。順是順從，承是承接了父母的教誨之後，緊接著要趕緊改過來。你不能順了以後不改，那叫虛應事情。父母說得對的時候當然要改，當父母指責我們是誤解我們，順不順、承不承？？當然要順承。順，內心是什麼狀態？我們對的時候，惹父母生氣了，自己非常的慚愧。我們現在惹父母生氣了，父母念我們幾句，我們還情緒很不好，根本沒體會到我們已經讓父母親很難受了，專注點還在哪？還在自己身上。

我們可以從生活細節當中感知到一個重點，是什麼？是我們的自我中心非常強。父母對了，教訓我們，我們還是關注在我們舒不舒服，而不是父母生氣了，趕緊讓父母不要生氣。所以以前的孝子，父母只要教訓了，他馬上跪下來，為什麼跪下來？他慚愧，趕緊希望父母息怒。縱使父母錯怪了也跪下來，為什麼？生氣傷身，趕緊讓父母的氣先化解掉，這個最重要了，不是去爭辯誰是誰非。「不能誤解我，怎麼可以誤會我？」我執又在增長了，父母在哪裡？大家不要小看生活的細節，每一個細節完全可以看清自己最嚴重的習氣，一改、一對治，馬上提升。但是忽略了生活細節，都覺得讀經才是修行，聽課才是修行，這個意念可能就增長我們對學習的分別跟執著，而不能掌握每一個提升自己的機會。有一個媳婦很孝順，她先生說，「我媽媽誤解我太久了，我覺得她很委屈，她還是一點都不覺得委屈，我還替她抱委屈」。這個媳婦講，「媽媽縱使誤解我，她已經在生氣了，我不能讓她氣出病來，趕緊跪下來說，『媽，是我錯了，是我錯了』」，順。我們現在的心不敏銳，都只感覺到「我現在不舒服，我現在忍不住，我就是要講這句話，我就是要發出來」，卻不知道這句話講出來對自己、對對方、對團體什麼影響，感受不到。只能感受到誰？我的感覺。可是你看這個媳婦，

她感覺的不是自己，是誰？母親的身體。婆婆責怪了、誤解了，她還跪下來道歉，三天以後婆婆把事情搞清楚了，誤會這個媳婦了，請問婆婆心裡作何感想？你們怎麼沒什麼反應？你們沒當過婆婆。什麼感受？這個媳婦真好，連我錯怪她，她還這麼恭敬，這個媳婦真值得人疼。

何必要爭一時口舌之快？不都是因為沒有孝、沒有柔軟的心造成的嗎？哪是別人指責的問題？今天如果不是父母誤會你了，是別人誤會你了，你會怎麼順，你會怎麼承？他誤會你了，火氣正在頭上，你要跟他正面在那裡開個辯論大會嗎？還有多少同仁要跟你一起加入，然後開始選邊站？順，對不起，我錯了。承，哪怕他誤解你，他為什麼會誤解？我下一次怎麼做到他不誤解，你做事的成熟度愈來愈高。我們一遇到事就抓住他們，「我不是這個意思，他怎麼誤會我？」我挺有演戲天分的。這句話好像有點傲慢的氣息出來，你們怎麼沒反應？剛剛我們才講好的，大家要互相護念，直心是道場，剛剛那句話是不是有點傲慢？（聽眾答：是。）你看，男人有真感情，都是男人回應的，女人情執太重，一下子還轉不過來。您看，當我們的心境是，別人誤會了，我們還在想，「是因為我哪個細節沒注意到，才造成他誤會」。你身邊的人學到什麼？學到你圓融的智慧，學到你反求諸己，他才真學到東西。不是你講幾堂課，他在那裡覺得你好厲害，下來統統順著習氣做事，最後一個都留不住，他會精神分裂。因為他把你看這麼高，你實際是這樣，他一調不過來，你也沒發現問題，又沒有適時的給他引導，說「我還學得不好」，你還要裝著是聖人，最後他受不了，只好走了。

今天這堂課講得好像還挺順的，因為那都是我走過來錯誤的經驗，也供養給大家，希望大家弘揚傳統文化的路上不要掉到這些問題上面去。謝謝大家。

